

當代北京話口語兒化詞的共時變異及歷時演變

張雯雯、黃曉東¹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

本文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考察 205 位北京人口語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發現兒化詞仍活躍在當代北京人的日常談話中，但個體差異明顯。年齡、文化程度等是影響兒化詞使用的重要社會因素，女性、青少年、學生等兒化詞使用數量較少，語言表達相對規範。與 20 世紀 80 年代相比，40 年來兒化詞的衰減趨勢明顯，一些土俗兒化詞近乎消失，人際差異也顯著減小。不過語言使用規範化的要求以及北京人對兒化音的積極態度又使得兒化詞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關鍵詞

北京話，兒化詞，社會變異，歷時比較，語言態度

¹ 張雯雯為本文第一作者，黃曉東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5 張雯雯、黃曉東。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兒化是北京方言中重要的語言特點之一，不僅是一種語音現象，同時也是一種詞彙和語法現象。據前人研究，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和語言的接觸，兒化詞的使用呈現出逐漸衰減的趨勢，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胡明揚（2005）在1981年對“兒化”現象的社會變異狀況進行過社會調查，發現主要是年輕人口語中的“兒化”有減少的趨勢。勁松（2005）通過調查對比普通話兒化詞和北京話兒化詞後，發現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北京話，兒化詞的使用都呈現出衰減趨勢，且普通話兒化詞的衰減速度甚至更快於北京話兒化詞。周晨萌（2005; 2018）通過整理《當代北京口語語料》（錄音文本）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發現，在80年代，土語兒化詞的使用已顯露出衰頹的徵兆，而且其衰減是從男性、青年人以及高文化程度者中開始出現的。

語言的變異勢必與社會中使用語言的人相關。本文通過整理205位北京人口語語料中使用的兒化詞數量及頻次，觀察兒化音在當代北京人口語中的活躍度。另外從不同社會群體使用兒化詞的差異中探討其中的社會影響因素，考察兒化詞的社會變異。同時將當代北京話兒化詞的共時變異與周晨萌（2018）對20世紀80年代兒化詞的共時變異進行歷時比較，探討兒化詞在40年間的發展變化情況。

2. 調查情況

本文口語語料的採集主要通過讀詞表及自由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話題偏生活化，如童年回憶、學習和工作經歷、節日習俗等內容，由此得到發音人在相對自然狀態下的口語語料。被試共計205名，每人約20分鐘，得到語料共約180萬字。

本調查要求被試本人及被試父母雙方中至少有一方在東城區（包括原崇文區）、西城區（包括原宣武區）、海淀區、朝陽區、豐台區出生、長大，且無長時間（不超過四年）的外出經歷。被試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被試基本情況表

社會特徵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95	46.34
	女性	110	53.66
年齡	青少年（12–35歲）	86	41.95
	中年（36–55歲）	58	28.29
	老年（56歲及以上）	61	29.76
文化程度	高等（大專及以上）	139	67.80
	中等（高中及中專）	30	14.63
	低等（初中及以下）	36	17.56

職業	國家公職人員	25	12.20
	專業技術人員	50	24.39
	商業服務業人員	28	13.66
	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	29	14.15
	公司職員	21	10.24
	學生	52	25.37
居住地區 ²	內城區	118	57.56
	外城區	87	42.44
家庭語言環境 ³	老北京人	140	68.29
	新北京人	65	31.71

3. 兒化詞的共時變異

3.1. 兒化詞使用的總體情況

對 205 位被試訪談中的兒化詞數及兒化頻次進行描述性統計。“兒化詞數”指的是兒化詞出現的個數，“兒化頻次”指的是兒化詞出現的次數，一個兒化詞可以出現若干次。需要說明的是北京話中因語音弱化而衍生出的兒化詞，如“多兒錢（多少錢）”“不兒（不是）”等未考慮在內。具體如表 2 所示。

表 2 兒化詞使用的總體情況表

	總數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標準差
兒化詞數（個）	645	39.79	13	76	157.699	12.558
兒化頻次（次）	28886	140.91	25	346	4089.251	63.947

數據顯示，全部語料中共出現 645 個兒化詞，平均每人使用 39.79 個，最多達到 76 個；共使用兒化詞 28886 次，平均每人使用 140.91 次，最高達到 346 次。由此可見，在當代北京話中兒化詞的運用仍然非常活躍，總體使用頻率較高。利用 SPSS 對數據進行 Kolmogorov-Smirnov 檢驗後發現，兒化詞數及兒化頻次均不滿足標準正態分佈的原假設， $P=0.029<0.05$ ； $P<0.001$ 。這表明個體差異明顯，不同社會群體在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的使用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² 本文參考朱盈梅（2016）的劃分標準，綜合北京市的歷史特點並根據北京人的習慣，將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歸納為內城區，海淀、朝陽、豐台歸納為外城區。

³ 家庭語言環境的分類參考胡明揚（2005: 11）對新老北京人的劃分標準並結合本研究的實際需要，即老北京人指的是父母雙方都是北京人，被試本人也在北京出生、長大的人；新北京人指的是父母雙方中有一方不是北京人，但被試本人在北京出生、長大的人。

3.2. 兒化詞使用數量的社會差異

下文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的量化統計方法，分別考察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家庭語言環境等六種社會因素對北京人兒化詞使用的影響。

3.2.1. 性別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性別差異如表 3 所示。性別因素對兒化頻次有顯著的影響（ $P < 0.05$ ），對兒化詞數無影響（ $P > 0.05$ ）。數據顯示，女性無論在兒化詞數還是兒化頻次上都要低於男性，這說明女性在日常社交中兒化詞的使用頻率相對較低。

表 3 兒化詞使用的性別差異表

	性別	平均值 ⁴	標準差	F	sig. ⁵
兒化詞數	男性	0.462	0.152	2.549	0.112
	女性	0.431	0.127		
兒化頻次	男性	1.635	0.665	4.281	0.040**
	女性	1.459	0.552		

兒化詞兼具普通話規範與地域文化符號雙重屬性，其使用的性別差異本質上是社會文化規約與語言習得環境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社會文化層面，社會期望女性展現優雅正式的語言形象，部分兒化詞的隨意性（如“今兒個”）與之相悖，因此女性使用較少。而男性則習慣多使用兒化詞（如“哥們兒”），通過保留方言特徵增強親和力與文化認同。語言學習與傳承方面，學校教育同時限制了男女性對北京口語兒化詞的習得。但在家庭教育和同輩社交中，男性更易接觸和傳承兒化詞，女性社交圈多為正式場合或標準普通話環境，這進一步拉大了男女性在兒化詞使用上的差距。

3.2.2. 年齡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年齡差異如表 4 所示。年齡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有顯著的影響（ $P < 0.001$ ）。數據顯示，不論是兒化詞數還是兒化頻次都隨著年齡的降低而逐漸減少，特別是兒化頻次在青少年階段降幅較大。可見，兒化詞的衰減就是從傾向於說普通話的青少年群體中開始出現的，隨後又逐漸擴散到其他社會群體。

⁴ 由於不同被試的訪談語料字數有所差異，為減小數據統計的誤差，用實際的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分別除以相應的語料字數再乘以 100，將得到的數值作為統計基數來進行檢驗。

⁵ ***、**、* 分別代表 1%、5%、10% 的顯著性水平，顯著結果以粗體標示，下同。

表 4 兒化詞使用的年齡差異表

	年齡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兒化詞數	青少年	0.397	0.126	11.492	<0.001***
	中年	0.457	0.139		
	老年	0.502	0.136		
兒化頻次	青少年	1.252	0.534	20.818	<0.001***
	中年	1.669	0.577		
	老年	1.824	0.579		

相較於老年人和中年人，青少年大多處於以普通話為主要交流語言的教育環境中。學校推行規範普通話以及網路媒體中普通話內容的廣泛傳播，使得他們在學習和正式交流場景中較少使用偏口語化的詞語。而老年人成長生活於傳統口語表達更為盛行的時代，兒化詞早已融入他們的日常語言習慣，成為口語中自然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年人雖經歷了語言環境的變化，但早年形成的語言習慣仍保留一定慣性和語感，在日常交流中保持相對較高的使用頻率。

3.2.3. 文化程度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文化程度差異如表 5 所示。文化程度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有顯著影響（ $P=0.010$; $P<0.01$ ）。數據顯示，兒化詞的使用個數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逐漸減少，二者之間成反比。但兒化頻次並沒有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直線下降，高等文化程度者的兒化頻次最低，中等文化程度者的兒化頻次略高於低等文化程度者。可見，高等文化程度者的兒化詞使用率是最低的。

表 5 兒化詞使用的文化程度差異表

	文化程度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兒化詞數	高等	0.425	0.131	4.749	0.010***
	中等	0.486	0.168		
	低等	0.489	0.133		
兒化頻次	高等	1.446	0.576	5.419	0.005***
	中等	1.768	0.686		
	低等	1.715	0.609		

教育程度的差異不僅體現在知識儲備上，更因規範化教育與語言態度的轉變，影響著語言的使用。規範化教育的推行使得高文化程度者逐漸放棄那些土語兒化詞（如“藏悶兒^{捉迷藏}”），轉而使用書面語形式。在語言認同上，高文化程度者長期處於普通話環境，強化了對主流語言文化的認同，部分兒化詞因土俗色彩較濃，與標準化教育強調的嚴謹表達衝突，因而減少使用。

此外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北京人對普通話與北京話的語言差異感知更為敏銳，在語言使用中更加注重平衡地方特色與規範性。他們能夠區分出哪些兒化詞屬於標準系統（如“小孩兒”），哪些可能帶有方言特徵（如“胡同兒”）。為滿足正式場合中規範用語的需求，同時在非正式社交場合中借助兒化詞展現親和力，凸顯地域文化特色，他們往往會選擇性地使用兒化詞，以維持語言規範與情感表達的平衡。

3.2.4. 職業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職業差異如表 6 所示。職業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都有顯著的影響（ $P<0.01$; $P<0.001$ ）。數據顯示，商業服務業人員的兒化詞數是最多的，⁶ 學生群體是最少的；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的兒化頻次是最多的，⁷ 學生群體是最少的。可見，學生兒化詞的使用是最少的。

表 6 兒化詞使用的職業差異表

	職業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兒化詞數	國家公職人員	0.430	0.114	3.746	0.003***
	專業技術人員	0.468	0.139		
	商業服務業人員	0.503	0.190		
	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	0.467	0.103		
	公司職員	0.455	0.129		
	學生	0.383	0.123		
兒化頻次	國家公職人員	1.637	0.563	9.087	<0.001***
	專業技術人員	1.635	0.620		
	商業服務業人員	1.799	0.542		
	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	1.865	0.594		
	公司職員	1.377	0.430		
	學生	1.148	0.527		

“在我國，學校教育是掌握普通話最主要的途徑”（沈世玘 2011），在接受教育過程中，學生逐漸意識到兒化詞在普通話標準裡有特定的使用規則與場合，北京話中一些非標準且隨意性較強的兒化詞屬於不規範表達，在正式場合需要規避。在代際傳承方面，學校教育削弱了學生對家庭語言環境中兒化詞使用的習得，學生難以繼承長輩方言體系中的口語兒化詞。此外，媒介語言中廣播電視、網路媒體等以標準普通話為主，學生長期接觸後，必然會使用較多規範用語，導致北京方言中大量兒化詞被系統過濾，僅保留具有明確語法功能或高頻使用的核心兒化詞。

⁶ 商業服務業人員主要包括酒店服務人員、公車司機、小店主、銷售、客服、裝修人員、商場售貨員等。

⁷ 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主要包括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印刷廠工人、鐵路工人等。

3.2.5. 居住地區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居住地區差異如表 7 所示。居住地區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都有顯著影響（ $P<0.01$; $P=0.010$ ）。數據顯示，不管是兒化詞數還是兒化頻次，內城區是兒化詞使用較多的，外城區是兒化詞使用較少的。

表 7 兒化詞使用的居住地區差異表

	居住地區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兒化詞數	內城區	0.468	0.147	7.780	0.006***
	外城區	0.414	0.125		
兒化頻次	內城區	1.634	0.625	6.751	0.010***
	外城區	1.413	0.592		

孫德金（1991）指出，在老北京人的傳統觀念中，北京內城區的人才能真正代表北京人，他們說的話才能代表真正的北京話。但隨著北京市內各城區之間的交流日漸增多，內城區和外城區的口音差異也在不斷縮小甚至是消失。當前不同城區的兒化詞使用率差異雖顯著，但這種差異正隨著城市一體化進程逐漸模糊。

3.2.6. 家庭語言環境與兒化詞使用

兒化詞使用的家庭語言環境差異如表 8 所示。家庭語言環境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都有顯著影響（ $P<0.05$; $P<0.01$ ）。數據顯示，老北京人兒化詞的使用要多於新北京人，特別是兒化頻次差異顯著。家庭語言環境對家庭成員語言習慣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顯然，父母雙方都是北京人的家庭比只有一方是北京人的家庭兒化的使用頻率更高。

表 8 兒化詞使用的家庭語言環境差異表

	家庭語言環境	平均值	標準差	F	sig.
兒化詞數	老北京人	0.461	0.140	6.113	0.014**
	新北京人	0.410	0.133		
兒化頻次	老北京人	1.633	0.605	10.758	0.001***
	新北京人	1.339	0.581		

方差分析的相關性結果表明，除了性別因素只對兒化頻次有影響外，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家庭語言環境等因素對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都有影響。女性、青少年、高文化程度者、學生、內城區居民、老北京人等兒化詞的使用數量較少。下文將各類社會因素作為自變量，將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分別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F
		B	標準誤差	Beta			
兒化 詞數	(常量)	.395	.024		16.264	<.001	10.139 (P<.001***)
	年齡	.002	.000	.237	3.475	<.001	
	居住地區： 外城區	-.043	.019	-.152	-2.231	.027	
兒化 頻次	(常量)	1.317	.106		12.434	<.001	12.605 (P<.001***)
	年齡	.009	.002	.309	4.670	<.001	
	性別：女性	-.189	.080	-.154	-2.374	.019	
	家庭語言環 境：新北京人	-.204	.087	-.155	-2.349	.020	

首先，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家庭語言環境六種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來分析與兒化詞數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這個模型是顯著的（ $P<0.001$ ）。最終只有年齡、居住地區這兩個參項進入兒化詞數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說明二者與兒化詞數使用的相關程度高（ $P<0.001$; $P=0.027<0.05$ ），其他參項均被排除在外。

其中，年齡與兒化詞數成正比，年齡越大，兒化詞使用數量越多。居住地區因素顯示“外城區”且未標準化係數為負值，說明外城人的兒化詞數明顯比內城人少。自變量的標準化回歸係數的絕對值越大，說明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越大，因此年齡和居住地區這兩個因素的影響程度從大到小排列為：年齡（0.237）> 居住地區（0.152）。

其次，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家庭語言環境六種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來分析與兒化頻次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這個模型是顯著的（ $P<0.001$ ）。最終只有年齡、性別、家庭語言環境這三個參項進入兒化頻次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說明三者與兒化頻次的相關程度高（ $P<0.001$; $P=0.019<0.05$; $P=0.02<0.05$ ），其他參項均被排除在外。

其中，年齡與兒化頻次成正比，年齡越大，兒化詞使用次數越多。性別因素顯示“女性”且未標準化係數為負值，說明女性的兒化頻次明顯比男性少；家庭語言環境因素顯示“新北京人”且未標準化係數為負值，說明新北京人的兒化頻次明顯比老北京人少。從標準化係數的絕對值來看，年齡、性別、家庭語言環境這三個因素對被試兒化頻次的影響程度從大到小排列為：年齡（0.309）> 家庭語言環境（0.155） $\approx$ 性別（0.154）。

因此，在綜合考慮所有社會因素並控制其處於同一水準時，發現年齡是對兒化詞使用影響程度最高的社會因素。

3.3. 具體兒化詞使用的社會差異

兒化詞的變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的變異，一是詞的變異。其中詞的變異包括帶兒化音、不帶兒化音，甚至還有兩讀形式。本節基於《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話兒化詞典》（2019）、《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2021版）等權威語料及標準，從訪談語料的645個兒化詞中篩選出60個常用詞，依據兒化使用頻率分為三級梯度，再對110位訪談被試進行讀詞測試。

第一梯度：快點兒、瓶蓋兒、年味兒、大夥兒、小辮兒、納悶兒、方塊兒、人緣兒、沒門兒、記事兒、小孩兒、自個兒、心眼兒、聊天兒、老伴兒、茶館兒、遛彎兒、好玩兒、鞋帶兒、胡同兒

第二梯度：公園兒、福字兒、桌面兒、文科兒、路口兒、藥方兒、上班兒、果汁兒、問卷兒、存摺兒、熊貓兒、問號兒、水管兒、背影兒、作文兒、號碼兒、眼鏡兒、條件兒、樹林兒、擺譜兒

第三梯度：蝴蝶兒、撒歡兒、沒招兒、趕趟兒、打小兒、紅裙兒、鴨梨兒、老末兒、整個兒、眨巴眼兒、心氣兒、悄默聲兒、美味兒、估摸兒、嘟嚕兒、跑腿兒、零花兒、寶貝兒、沒空兒、臘八兒

第一梯度的20個口語常用兒化詞幾乎全部帶兒化音。僅“記事兒”“胡同兒”存在少量偏離現象，110人的樣本中，不兒化頻次分別為2次和7次。

第二梯度的20個詞中，包含普通話中兒化與不兒化兩可的詞以及普通話中不兒化但北京話中兒化的詞。其中僅“水管兒”一詞全部帶兒化音。“福字兒”“背影兒”“條件兒”“樹林兒”等詞的不兒化率相對突出，110人的樣本中，不兒化頻次分別為13次、25次、65次、22次。該類詞的兒化選擇或許受普通話規範及語體風格等因素的影響。

第三梯度的20個詞中包含一些老北京方言詞彙。其中“撒歡兒”“跑腿兒”全部帶兒化音。“紅裙兒”“鴨梨兒”“估摸兒”“嘟嚕兒”等詞的不兒化傾向較為顯著，110人的樣本中，不兒化頻次分別為41次、36次、72次、47次。該類兒化詞的變異同樣源於普通話規範及代際語言傳承差異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下表10是不同社會群體對第一、二、三梯度兒化詞的使用情況，可以發現三級梯度的劃分有效反映了兒化詞系統的內部差異，第一、二、三梯度的兒化頻率依次減少。

表 10 不同社會群體兒化詞的使用規範差異⁸

社會因素		第一梯度 兒化頻率	第二梯度 兒化頻率	第三梯度 兒化頻率
性別	男性	0.996	0.914	0.847
	女性	0.992	0.910	0.823
年齡 (P<0.05)	老年	0.995	0.918	0.863
	中年	0.999	0.915	0.832
	青少年	0.989	0.905	0.815
文化程度 (P<0.05)	高等	0.997	0.920	0.848
	中等	0.995	0.913	0.818
	低等	0.975	0.864	0.775
職業 (P<0.05)	商業服務業人員	0.996	0.946	0.843
	國家公職人員	1.000	0.931	0.888
	公司職員	0.989	0.922	0.853
	專業技術人員	0.997	0.916	0.831
	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	0.992	0.896	0.819
	學生	0.988	0.873	0.786
居住地區	內城區	0.993	0.910	0.843
	外城區	0.996	0.915	0.815
家庭語言環境	老北京人	0.993	0.914	0.832
	新北京人	0.995	0.906	0.839

由表 10 可以看出，不同兒化詞的使用存在差異。第一梯度的兒化詞整體數值比較高，接近 100%；第二梯度的兒化詞整體頻率相較於第一梯度有所下降，但仍處於較高水平；第三梯度的兒化詞整體頻率明顯低於前兩個梯度。也就是說，普通話與北京話共有的兒化詞呈現出較高的兒化率；部分兒化與否兩可的詞語，逐漸趨向於非兒化形式；老北京方言兒化詞，在口語中的使用頻率也顯著降低。這種語言使用上的差異既是普通話推廣的結果，也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

整體來看，三類兒化詞在女性、青少年、低文化程度者、學生群體中兒化頻率較低，表現較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梯度的兒化詞，是規範詞典中不兒化或可兒化可不兒化的詞。通過分析不同社會群體對該類兒化詞的使用情況，能夠判斷出其使用是否遵循普通話的規範要求。從表 10 數據來看，女性、青少年、低文化程度者、學生、內城區居民、新北京人等兒化頻率相對較低，更傾向於使用非兒化形式，語言相對更規範；而男性、老年人、高文化程度者、商業服務業人員、外城區居民以及老北京人等兒化頻率相對較高，在語言規範程度上相對弱一些。

⁸ 兒化頻率較低的群體用加粗字體顯示，方便對比。

結合 3.2 兒化詞使用數量的社會差異結果可以發現，女性、青少年和學生群體不僅兒化詞使用數量較少，且語言規範度較高；高文化程度者雖然兒化詞使用少但比低文化程度者的規範性弱。因此，女性、青少年和學生在語言表達上更傾向於採用標準語體，具體到兒化詞使用上表現為對非兒化形式的偏好。普通話推廣對標準語言的強調以及現代電視、網絡等媒體對規範語言的傳播，共同影響著社會群體的語言使用。

比較特殊的是高文化程度者兒化詞使用少卻規範性弱，低文化程度者兒化詞使用多卻規範性強，這種差異或許與語言環境有關。高文化程度者受普通話教育程度較深，兒化詞使用習慣弱化，但同時又處於多元語言環境中，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幹擾難以形成統一穩定的用詞規範。而年齡較長的低文化程度者長期處於單一語言環境，地域文化認同促使其高頻使用兒化詞。但低文化程度的中小學生從小接受規範化教育，在保留一定兒化詞使用量的同時，語言規範性得到提升，相對拉高了整個低文化程度群體的規範水平。

在六種社會因素中，有顯著影響是年齡、文化程度和職業，其他因素影響不顯著。從具體數據看，各類群體的兒化頻率差異不大。北京話兒化詞的使用兼具靈活性與慣性，部分詞早已融入北京人的日常表達，形成穩定的口語習慣和語感，從而也削弱了社會因素的影響。

4. 兒化詞的歷時演變

兒化詞的變異是一項“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拉波夫（Labov）1999: 18；徐大明等 2010[1997]: 108），其共時變異中蘊含著歷時的變化。通過對當代北京話兒化詞共時層面的調查研究，既能與過去兒化詞的使用情況進行比較，又能夠為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趨勢提供現實依據。周晨萌（2018: 109–124）發現在 20 世紀 80 年代，北京人的年齡、文化程度和職業與兒化詞的使用個數及頻次都呈現顯著相關性，這和當代兒化詞的社會變異結果較為一致。本節主要選取性別、年齡和文化程度這三種社會因素展開社會變異的歷時比較。

4.1. 性別差異的歷時變化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性別因素與兒化詞的使用沒有顯著相關性。在當代北京話中，性別因素對兒化頻次有一定的影響，對兒化詞數無影響。圖 1 和圖 2 分別比較了男女性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值的歷時變化。

圖 1 不同時期兒化詞數的性別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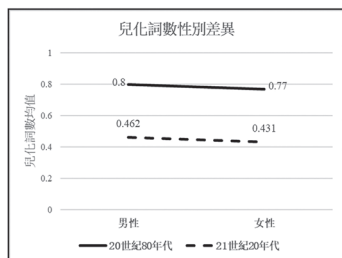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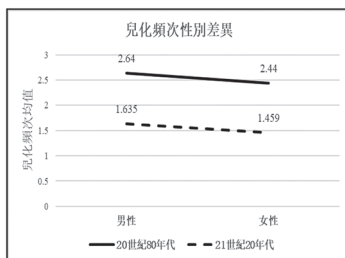


圖 2 不同時期兒化頻次的性別差異



從圖 1 和圖 2 的反映看，兒化詞的使用在 40 年前後存在相對一致性：無論是兒化詞數還是兒化頻次，男性的均值都高於女性的均值。40 年來，男女性之間兒化詞使用的內部差異並沒有發生顯著性的變化。

社會語言學家調查研究後發現，女性發音比男性發音往往更接近標準語音（特魯吉爾（Trudgill） 1974: 87；拉波夫 2001: 71-72）。近 40 年來，女性在兒化詞使用上普遍比男性更傾向於規範語言，表現為有選擇地使用兒化詞等表達。在日常社交中有意識避免使用帶有口語化或土語性質的兒化詞（如“後尾兒_{後來}”），僅保留規範兒化用法。這種使用偏好的形成，受教育規範、社會文化及認知觀念等多重因素的影響。20 世紀 80 年代普通話已全面推廣，使用標準語逐漸被視為文化素養高的象徵，這促使女性學習使用普通話；此外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期待女性語言文雅規範，也促使部分女性為符合形象減少土俗兒化詞的使用。

4.2. 年齡差異的歷時變化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當代北京話中，年齡因素對兒化詞的使用均有顯著相關性。圖 3 和圖 4 分別比較了不同年齡組群體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值的歷時變化。⁹

圖 3 不同時期兒化詞數的年齡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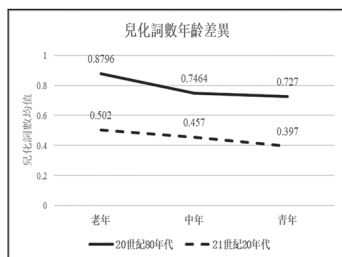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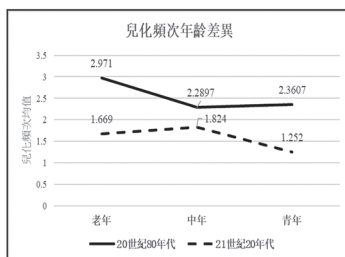


圖 4 不同時期兒化頻次的年齡差異



⁹ 20 世紀 80 年代青年年齡段為 16-35 歲，當代青年年齡段為 12-35 歲，略有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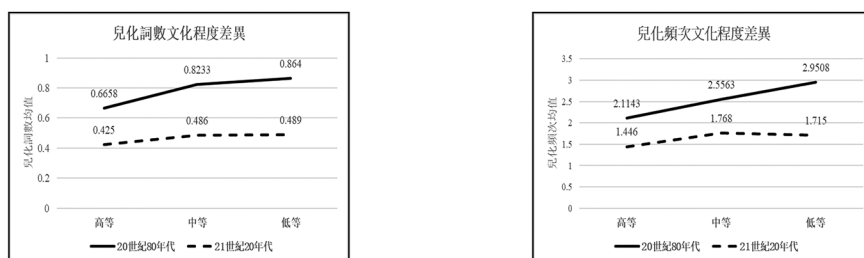
數據顯示，在 80 年代，兒化詞數隨著年齡的降低逐漸減少，在兒化頻次上老年人的使用率最高，中年人和青年人接近，中年人略低。在當代北京話中，兒化詞數表現為隨著被試年齡的增長，二者之間成正比。兒化頻次上，青年人的使用頻次最低，老年人和中年人接近，老年人略低。從圖 3 和圖 4 的反映看，在當代北京話中，老中青三代人之間在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上的內部差異與 40 年前相比有所減小。

變異社會語言學研究“進行中的變化”主要是通過觀察某一語言特徵在年齡段上的變異分佈趨勢來進行，也叫“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拉波夫 1999: 43；徐大明 2006: 152；徐大明等 2010[1997]: 122）的研究。根據時間推算，80 年代的青年人大概是當代的老年人，當時的青年人是所有社會群體中兒化詞使用較少甚至是最少的。但在當代，老年人卻成了所有社會群體中兒化詞使用最多的。從 80 年代至今大概六代人的更迭，在兒化詞使用上出現了明顯衰減的變化。

4.3. 文化程度差異的歷時變化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當代北京話中，文化程度因素與兒化詞的使用均有顯著相關性。圖 5 和圖 6 分別比較了不同文化程度群體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值的歷時變化。

圖 5 不同時期兒化詞數的文化程度差異 圖 6 不同時期兒化頻次的文化程度差異



在 80 年代，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均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漸減少，二者之間成反比。在當代北京話中，兒化詞數與 40 年前較為一致，兒化頻次表現為高文化程度者最低，中等文化程度者最高，低等文化程度者略低於中等文化程度者。從圖 5 和圖 6 的反映看，在當代北京話中，高中低文化程度群體的內部差異與 40 年前相比明顯減小。兒化詞的衰減趨勢似乎已經從高文化程度群體擴散到了中低文化程度群體中。其中低文化程度者中有一部分是在讀學生，受學校家庭教育雙重影響。在當今社會，不少北京家庭都傾向於教自己的下一代普通話了，日常的語言環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語言選擇和語言使用。

文化程度的提高意味著更多地接受普通話教育和規範語言的薰陶。在學習和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課堂教學和所使用的教材等均以標準語體為主，強調用詞規範，從而讓學生逐漸建立起明確的標準語體意識並逐步修正自身口語中方言特徵明顯的表達。

在兒化詞的使用上，主動將北京話中習慣性兒化的“眼鏡兒”“果汁兒”等調整為普通話標準形式“眼鏡”“果汁”；將北京話中“洋火兒”“取燈兒”等具有濃鬱地域特色的兒化詞，統一為普通話規範詞“火柴”。在此過程中，不僅減少了方言兒化詞的使用頻率，同時也對可兒化可不兒化詞產生規避意識，形成更符合現代漢語規範的語言表達習慣。

5. 討論與分析

5.1. 語言態度與兒化詞使用

語言態度是影響說話人語言選擇和語言使用的重要因素。勁松（2009: 267）認為語言態度決定於語言使用者的心理素質，同時影響人們對語言的應用。因此本文在調查時還詢問了北京人對兒化音的語言態度，通過設置題目讓被試自由選擇的形式考察兒化音在新老北京人口語中的實際使用狀況和心理性評價，該部分共有 166 位被試參與調查。

詢問被試在日常生活中兒化詞的使用頻率時，共設置三個選項：經常使用、偶爾使用、從不使用，結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北京人兒化詞的使用頻率表

兒化詞使用頻率	經常使用	偶爾使用	從不使用
人數	129	37	0
佔比（%）	77.71	22.29	0

數據顯示，166 名北京人中經常使用兒化的人佔總人數的 77.71%，偶爾會使用兒化詞的人佔總人數的 22.29%，沒有從來不使用兒化詞的北京人。這說明當代北京人口語中仍然傾向於帶兒化音，對兒化詞的使用率較高。

王玲（2014）認為要想觀察某種語言現象真正的發展趨勢，就不能僅僅依靠語言使用情況進行預測，還要結合心理認同等相關的內在原因。因此，同時設置兩個積極評價、兩個消極評價的選項來詢問被試對兒化詞的褒貶態度，¹⁰ 從中瞭解兒化詞在當代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結果如表 12 所示。

¹⁰ 積極評價：①兒化是北京話的靈魂，是不可或缺的；②兒化為自己的日常口語增添了許多趣味和特色。消極評價：③兒化土氣，對北京話來說可有可無；④兒化不利於普通話的學習和推廣，說得越少越好。

表 12 北京人對兒化詞的心理評價表

心理評價	積極評價	消極評價	保持中立
人數	148	3	15
佔比 (%)	89.16	1.81	9.04

數據顯示，有 89.16% 的北京人對兒化詞有積極的評價，認為兒化音是北京話的靈魂和精髓，同時兒化詞也為自己的日常口語增添了許多趣味和特色。不過，還有 1.81% 的北京人對兒化詞有消極的負面評價，認為兒化音土氣，對北京話來說可有可無；經常說兒化詞也不利於普通話的學習和推廣。這種對兒化詞認同感的衰退甚至是全盤否定，勢必會造成兒化詞的衰減，好在比重不大，166 位被試中只有 3 人完全是消極評價。此外還有 9.04% 的北京人保持中立，意思是選擇了一個積極評價和一個消極評價。

此外，在提前告知被試北京口語兒化詞已經逐步減少的前提下，詢問北京人對兒化詞是否會消失的看法以及對兒化詞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結果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北京人對兒化詞發展狀況的看法及預測表

態度	對兒化詞消失的看法		兒化詞是否會消失	
	可惜	大勢所趨	不會	會
人數	80	86	128	38
佔比 (%)	48.19	51.81	77.11	22.89

數據顯示，有 48.19% 的人認為兒化詞的消失很可惜，應該想辦法盡力挽救，有 51.81% 的人認為現在兒化詞說得越來越少，是正常現象，大勢所趨，應該坦然接受，這兩種觀點佔比大致相當。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北京人對普通話的接受度普遍提高，但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應該盡力避免包括一些兒化音在內的北京方言特色的衰落。

此外，有 77.11% 的北京人認為兒化詞不會消失，兒化詞雖然說得少，但並不代表會消失，這一比例超過半數。因為即使在普通話中也有很多必讀兒化詞，只不過遠遠少於北京話兒化詞的數量。所以可以猜測即使是較少使用兒化詞的新一代北京人，短時間內也不會完全不用兒化音，必讀兒化詞仍作為功能性表達得以存續。當然也有 22.89% 的人認為隨著普通話的持續推廣，兒化詞有可能會消失，特別是一些承載著地道京味兒文化的詞，正在被邊緣化，面臨被遺忘乃至消失的危機。

人們對語言現象的心理認同和社會評價會對語言使用產生直接的影響。綜上所述，有近八成的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兒化詞，有的被試甚至覺得沒有兒化音就不能正常說話。可見，北京人還是比較認可兒化音的，對兒化音的評價並沒有大面積走向消極，只要是認可就會在日常社交中頻繁使用。當然由於時代的飛速發展，語言也隨之發生變化，有一些代表舊事物和舊思想的兒化詞不被理解和使用，也屬於正常現象。

5.2. 兒化詞的發展趨勢

在 21 世紀北京群體中，兒化詞的運用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語言是不斷變化的。根據前 40 年的演變軌跡，可以預測後 40 年甚至未來更長時間的發展方向。20 世紀 80 年代至今，兒化詞一直處於衰減的趨勢，不同言語社團之間的兒化詞使用差異也在慢慢變小，甚至逐漸趨同，未來兒化詞的使用很可能會繼續減少。

首先，20 世紀 80 年代已經呈現消變趨勢的兒化詞主要有三類，表示舊事物、舊思想的詞（如“請蹲兒安_{請安}”）；土俗色彩濃厚的詞語（如“午晌兒_{中午}”）；由弱化合音形成的兒變詞（如“幾兒_{幾時}”）等（周晨萌 2018: 124–125）。在當代北京話中，老北京土俗色彩濃厚的兒化詞（如“顛兒了_{離開（走或跑）}”）在年輕北京人口語中不再出現，僅在個別世居北京的老年人口語中偶有保留。此外，像“熊貓兒”“號碼兒”等可兒化可不兒化的詞，在年輕北京人的口語中已傾向於使用非兒化形式。由此可見，老北京土語兒化詞因社會環境變遷已經衰減消失，被新形式兒化詞或非兒化詞替代；普通話規範教學中未被重點強調的兒化詞，在青少年及學生的口語中，也多以非兒化形式表達。

但仍有部分兒化詞因具有文化象徵意義（如“四合院兒”）而被納入標準語，融入日常使用習慣，不加兒化音反而偏離規範。這體現出教育帶來語言規範化的同時，也為文化標識性語言元素保留空間，實現語言的靈活應用。

其次，當代青少年群體、高文化程度者、學生、新北京人的兒化詞數和兒化頻次是整個言語社團中最低的。兒化詞的衰減趨勢首先從年齡較小、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新北京人開始，最後才是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老北京人，其衰減過程也可以理解為“由高文化人群向低文化人群、由年青人向老年人逐步擴散”（周晨萌 2018: 128）。而且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是語言變異的先鋒，未來的語言使用都是由他們來引領，因此一些兒化詞使用的衰減甚至是消亡已是必然。

不過，普通話中也有較多的兒化音，北京話作為普通話的語音標準，其兒化音可能會有比較好的命運，因為規範化的要求也會賦予其較強的生命力。因此“兒化的消亡只是一個趨勢而不是即時的現象”（周晨萌 2018: 130）。此外，雖然社會環境的變化導致兒化詞整體的使用率在下降，但由於“兒化身份認同功能的凸現”（王玲 2014），北京人對於兒化詞的認可度以及使用的頻繁程度都會確保兒化詞在短時間內不會從北京話中消失，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會繼續存在。

6. 結語

一直以來，兒化詞語的標準和使用都是北京話和普通話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中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用兒化詞語表》來自於當前社會的活

語料，僅收錄 200 個兒化詞，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目前普通話學習者學習和使用兒化詞的基本面貌。經過量化分析發現，兒化詞雖仍然活躍在當代北京人的口語中，但社會環境的變化使得兒化詞的使用數量正逐漸減少，尤其是一些具有土俗意義的詞語。其衰減主要是從女性、青少年、高文化程度者、學生、外城區居民、新北京人等社會群體中開始出現，進而擴散到其他社會群體。

從 20 世紀 80 年代至今，兒化詞的使用通過年齡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層級，不斷實現著消失擴散，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兒化詞作為北京方言裡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代表了地方文化，亟需得到社會的重視和保護。目前應當在順應語言發展演變規律的同時，在兒化詞呈現衰減趨勢的背景下，根據使用頻率做好必讀兒化詞的統一和規範工作。

鳴謝

本研究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 40 年來兩代大規模北京口語調查的多模態語料庫建設及應用研究”（項目號：20&ZD300）的資助。《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國家語委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編）。2022。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2021 年版）。北京：語文出版社。Guojia Yuwei Putonghua yu Wenzhi Yingyong Peixun Ceshi Zhongxin (ed.). 2022. *Putonghua Shuiping Ceshi Shishi Gangyao*, 2021nian ban.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胡明揚。2005。北京話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Mingyang Hu. 2005. *Beijinghua Chu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賈采珠。2019。北京話兒化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Caizhu Jia. 2019. *Beijinghua Erhua Cidi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勁松。2005。兒化詞變異和變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修辭學習 2。10–16。Song Jin. 2005. Erhuaci bianyi he bianhua de shehui yuyanxue yanjiu. *Xiuchi Xuexi* 2. 10–16.
- 勁松。2009。社會語言學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Song Jin. 2009. *Shehui Yuyanxue Yanji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沈世紀。2011。北京話單音節異讀詞社會分層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Shiqi Shen. 2011. *Beijinghua danyinjie yidu ci shehui fenceng yanji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孫德金。1991。北京話部分兒化韻讀音調查。語言教學與研究 4。56–84。Dejin Sun. 1991. Beijinghua bufen erhua yun duyin diaocha.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4. 56–84.
- 王玲。2014。身份認同與兒化使用——以北京兒化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16–121。Ling Wang. 2014. Shenfen rentong yu erhua shiyong: Yi Beijing Erhua weili.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116–121.
- 徐大明。2006。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Daming Xu. 2006. *Yuyan Bianyi yu Bianhua*.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2010 [1997]。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Daming Xu, Hongyin Tao & Tianwei Xie. 2010 [1997]. *Dangdai Shehui Yuyanxue*.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qi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周晨萌。2005。20世紀80年代北京口語兒化詞的使用情況。語言教學與研究5。41–48。
- Chenmeng Zhou. 2005. 20 shiji 80 niandai Beijing kouyu erhuaci de shiyong qingkuang.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5. 41–48.
- 周晨萌。2018。北京話語音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Chenmeng Zhou. 2018. *Beijingshua Yuyin Yanbian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朱盈梅。2016。北京話語音及其變異的調查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ingmei Zhu. 2016. *Beijingshua yuyin ji qi bianyi de diaocha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Labov, William. 1999.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asilblackwell.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2, *Social factor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Trudgill, Peter. 1974.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Erhua* Words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Dialect

Wenwen Zhang and Xiaodong Hua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sociolinguistic methods to examine the use of *erhua* word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205 Beijing residents. It is found that *erhua* words are still active in the daily conversations of contemporary Beijing residents, although with significa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usage. Age and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erhua* words. Females, teenagers, and students use fewer *erhua* words, and their expressions are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use of *erhua* words has experienced a noticeable decline, with some vulgar *erhua* words nearly disappearing. Additionally,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in usage have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oweve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nguage use and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Beijing residents towards *erhua* words still ensure its continued use.

Keywords

Beijing dialect, *erhua* words, social variation, diachronic comparison, language attitude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語言大學 語言科學與資源學院

電郵地址：zww2020blcuer@163.com（張雯雯）

huangxd@blcu.edu.cn（黃曉東）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0月1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1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5月1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

